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4 年卷 · 散文

商 敏 著

秋天的钟

21 SHIJI WENXUE ZHONG

1994
QING
CHENG
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4 年卷 · 散文

秋天的钟

○ 萌
娘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秋 天 的 钟
萌 娘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1/4 插页 4 字数 131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00

ISBN 7-5306-1748-6/I·1556

定价:7.30元

顾 问 冰 心 艾 青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冯 牧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雷 达 缪俊杰

(注:*号者为常务编审)

总策划 白亚南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总 序

冯牧 袁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

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

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盛夏骄阳似火之日，世界杯足球赛沸沸扬扬的夜，我们集中在京郊戒台寺牡丹院，远避尘嚣，于清凉宁谧

气氛中，平心静气，融洽无间地确定 15 本佳作之后，大家都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并且带着这种近年少有的好心情下山回城。“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 15 位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目 录

秋天的钟	1
六月	9
想起春节	16
一只叫娜佳的鸽子	22
母亲的节日	33
歌是唱给自己的	37
你别忘了带钥匙	45
家	49
西院四季	54
雪是快乐	65
下雪了	69
有方桌的房间	74
灯光	80
指尖上的风景	85

客居上海	92
昨夜星辰	98
鸽子从我头上飞过	103
习惯	111
札龙的呼唤	114
镜子	118
为自己伴奏	126
梦园	131
相聚文采阁	136
归巢	139
永不凋落的夏天	147
永远的红蜻蜓	153
远山札记	168
瞬间	186
编后记	张守仁 204

秋天的钟

晨光来临的时候，我就听见银子的声音。它来自曾祖父的挂钟。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暖暖的阳光里有钟声的温柔。

我醒了。我怎么会醒呢？钟还没响，钟挂在那堵淡绿的墙上。它已经老了，它走路的脚步很轻，嘀嗒嘀嗒的。我缩在被子里看它，看它走到地板上。地板的红漆剥落了，露出光洁的木质花纹。老爷爷！我喊我的曾祖父。屋里静极了，我的声音从高高的屋顶扑向我。我看着阳光斜斜地从窗口伸进来，爬到绿墙上；看着纤尘在阳光中蠕动，窗外的树叶影着薄薄的窗纱。隐隐约约地，木轮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吱吱扭扭地从窗外沙石路上滚过。近了又远，听不见了。

那是许多个早晨或者许多个黄昏，我赖在炕上等着银子的声音，那声音像从最高最蓝的天空深处涌来。当——当！墙上的老钟响了，同时，远处教堂的圣钟声便悠悠而来。钟声让我的身体舒展开了。阳光多么灿烂，是为那齐鸣的钟声辉煌吗？

钟声一响，我就看见那扇门了。那扇门徐徐地向我打开。我看见了天空，在门的后面展开纯净幽深的蓝光，银子的声音就从那儿来吗？

那门后的院子好大啊！树枝乱蓬蓬地伸出高高的木栅栏。曾祖父拉着我走过阴沟上的小木桥，一推开黑褐色的大门，就听见满院子的秋天了。夕阳把白杨树一棵棵点亮，它们是一群红烛，照得曾祖父的褂子真蓝啊。树叶像木琴奏出的风，萧萧而下，一地落金。曾祖父踩着瑟瑟枯叶，缓缓地走进他的秋天。

哦，秋天，多么美丽的秋天。

小路指向那座棕黄色的木房子，门口有三级木楼梯。曾祖父把奶瓶放在第三级木台阶上。一阵风吹来，洗得发白的毛蓝对襟褂子贴紧了曾祖父瘦削的肩胛骨，衣摆显得空荡宽大。他有些吃力地直了直腰就坐在台阶上，又长又白的须眉在风里微微颤动。黄叶像音乐一样，哗哗啦啦地在他脚边滚过。木手杖斜靠在他的膝上，他望着我拍拍木台阶说：这儿来歇会儿。

不，你来。我又从地上拔起一把青草朝牛栏中扔去。母牛摇晃着奶子慢慢嚼着。我说，老爷爷，快来看，牛吃草了。

曾祖父一动不动地坐在秋色里，他就那么看着我，看着我的草地。那目光已经照耀我走过许多个秋天，一直走进这页稿纸的方格。现在正是秋天。冷风吹透了我，我却不知风是从哪儿吹来的，这才是秋天的滋味么？那时，我4岁，我没有四季，只有春天。我不关心草为什么绿了又

黄，无论绿还是黄，草，永远美丽着。草，让我想象田野，想象风，想象布拉吉。

我的教练说，他想不好我在舞台上的自信是哪儿来的。我想，它来自我4岁的时候。4岁，就相信他们都爱我，也许我明白我是第一个使他成为曾祖父的人。我会学着老钟的脚步走路，我喜欢看见他们愉快。我喜欢摸曾祖母软软的白发，我趴在她背上把那些白发编来编去。

我的梦很多。我喜欢做各种新鲜事，我喜欢伸手到水盆里洗鱼，摸那个冰凉的身子。我奇怪，鱼的眼睛为什么总睁着？我问，这是为什么？老祖母说，它死得冤啊。

它为什么冤啊？

人要吃它。

人不能不吃它么？

不吃它人就长不好。你吃了鱼才聪明，长大了才苗条。

我望着鱼不做声了，我去摸那只鱼眼睛，鱼眼里有一层汪汪的泪。曾祖母说，小孩子不好摸鱼眼，摸了鱼眼结婚那天要下雨的。

可那时我总爱下雨——我小时就爱哭。父亲送我去曾祖父家时总要说，明儿晚上来接你，到时候不许哭，不许赖着不走，听见吗？我点点头。答应得好好的，可是父亲一来，我眼泪也来了。曾祖父临我出门总是给我一点小银子，他把分币叫“小银子”。他说，这几个小银子给你买

冰棍儿吧。曾祖母问我，什么时候再来？

我不知道。我委屈地望着爸爸，你问他。

你想太了，就对你爸说。

我总想总想，可是爸爸总不想。

你告诉他是太说的，想了就带你来。

出了大门我就想了，我能说吗？

他们笑了。曾祖母掏出手绢揉了揉眼睛。

父亲抱着我出了大门。曾祖父搀着曾祖母站在大门口，他们旁边站着夕阳点亮的大树。夕阳展开了每一根金线，一种声音悠悠而来。是谁拨响了阳光的竖琴？钟声，教堂的钟声响了。钟声软软地覆盖着我，天上下起了音乐吗？钟声送了我好远，好远我还看见曾祖父搀着曾祖母站在那儿，他朝我挥手，又挥手，在夕阳里。

老爷爷！我伏在父亲的肩上使劲喊了一声，眼泪就一对一双滚下来。至今我都相信那个秋天的感觉，就是那双手，那双挥了又挥的手拨响了阳光的竖琴。钟声就从他们身上传来。秋天在父亲的肩上一颠一颠的，天空又高又蓝，曾祖父和曾祖母越来越小，秋天只留下了钟声、白发和一根木手杖。

那是一个早晨，曾祖父再也没有唤醒我的曾祖母，他明白她永远不会起来了。曾祖父为她拉好被子，久久地握住那只冰凉的小手，他说：你走了？你就这么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曾祖父哭了。

以后，三姑妈要照顾曾祖父，曾祖父的家就成了三姑

妈家。曾祖父很少说话，话早都说完了。孙男孙女倒不少，一年到头也就是见一面，他们都太忙了。曾祖父的门台上经常落着麻雀，地板也不再光洁明亮。只有老钟嘀嗒响动，复习着那些斑斓有声的往事。曾祖父整日坐在炕梢上，活在那些往事里。他的毛蓝褂子袖口已经磨得毛了边，领窝处依稀可见的针脚，匀称细致得让人感动。它让我想到曾祖母的小手，想到她细针密线的恩情。曾祖父一生受过许许多多苦，可是现在他受不住了。重温往事也许是一种温柔的折磨，我想他也许就是受不住往日恩爱的打击吧？曾祖父眼里总有一层泪光似的，他整日在怀想吗？要是认真地怀想往事，我相信，最坚强的人也会流泪的。

曾祖父终于倒下了。

1977年深秋，我被一封电报叫回来。一进那座俄式老房子，我就闻到死亡的气息。几位姑妈和叔叔都在曾祖父的屋子里，唯有曾祖父不在。三姑妈说：他不上医院，又不吃东西，没法儿了。她拉开小屋门让我进去，她又嘱咐我一句：看看吧，别说话，他不认人了。

小屋窗上贴满了报纸，光线很暗。靠墙的小桌上放着一个瓷碗和一个小勺子，一张方凳就摆在老爷爷躺着的小床前。曾祖父脸色并不很难看，只是不像他做气功时那么红润。他很干净，须眉长长的，又白又亮，我悄悄坐在方凳上看着他。他一动也不动，几乎听不见他喘气。被子描出他的身体轮廓，就像一段冬日的山谷。

这么多人就看着他去死？真没法了吗？我想着，我的身上就觉着抖颤。我双手慢慢放在他额头上，久久地看着那张脸，这张脸在我3岁时就是这个样子了。小屋里光线极暗，曾祖父似乎动了一下：是平儿？他的声音又小又弱，这让我吃惊。他还会说话？他知道我的手？我说了一句：是我，老爷爷，是我。眼泪就突然涌了出来，嘀嘀嗒嗒落满了我的手背、他的额头。我咬着嘴唇过了好一阵子，才俯在他的耳边说：是我。是平儿回来了。

他睁开眼睛看我，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那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过一片秋天的颜色。许久，他用一种低得快听不见了的声音说：你手热……你有火。

第二天快天亮的时候，他死了。

我没哭。把他送到火葬场我也没哭，我就觉着他没死。有人端来一个白搪瓷盘子，里面盛着曾祖父的骨灰，骨灰还有些烫手。曾祖父94年的日月都在这只盘子里了。我和父亲把白骨一块块拾进绸子口袋，封进了骨灰盒。

我把曾祖父的骨灰盒仔细地擦净，干净才配得上那些白骨。我就这么想着。曾祖父的骨头怎么那么白啊。这就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我倒有点怀疑那位哲人了。人一出世不就脏了襁褓么？怎么叫“洁来”？有一天我们都被装到盘子里时，谁又能说“洁去”？我是不会“洁去”的。我只希望我的骨头——当一切都没了，我知道我还有骨头——会尽量洁白些，就像曾祖父。

把骨灰盒摆在一个架子上，我们就回来了。一路上我像根木头，从小爱哭，这时候怎么会没有一滴泪？姑妈们都在哭，我却没有泪。送殡的人都看我，他们知道曾祖父多宠爱我，我却没有泪，我为我没有眼泪羞愧，我恨自己，我怎么了？

一路昏昏地回来，客厅里已摆好了午餐。我进了小屋。那根木手杖靠在床头上，仿佛主人刚刚放下它。我很累，一坐下就看见床空了。铺盖卷走了，露出光光的床板。我摸着床板，又凉又硬。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死。死，就是说这个人再也不能回来睡觉了。

我哭了。

后来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和儿子去三姑妈家做客。那些房子、树以及我讲述的一切都不在了。那里一片高楼，我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姑妈把三室一厅搞得漂亮干净。表妹抱起萌，她叫我去客厅里看她新编织的台布，她像姑妈年轻时一样漂亮。

一进客厅，我就听见银子的声音。哦，老钟！它的脚步还是那么轻，它走过了多少秋天？在这堵白墙上，这黑色的木钟，这钟盘，这摆，银亮一如从前。它从墙上望着我，发出一种轻柔的叹息：起啊，起啊，小孩子不能贪睡……我好像还是4岁，我从来都没有长大过，是吗？可是，一个小男孩向我跑来了，他叫我妈妈。

妈妈，萌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钟。这是老钟。